

◇ 倾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过兰溪,游诸葛,于大公堂及丞相祠堂的壁间,读前后《出师表》与《诫子书》,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拳拳深情与恳切叮咛极感动我。不由想起在我的成长和认知的过程中,那些传世的书信是一个有力的波澜,我总觉得《古文观止》里最好的篇目几乎全是书信,除前后《出师表》外,《报任安书》《陈情表》《与韩荆州书》等,每一篇都浸着作者的个性在里面,故郁勃有生气。在汗漫的典籍之中,所有这些连同《指南录》后序》,以及后来的《傅雷家书》,成为我一生挚爱的文字。

在我儿时,所有上学的人,一般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写信。它是作文教学的一项内容,用歪歪扭扭蚯蚓也似的字尝试着写给父母、亲戚、兄妹。循环往复的训练中,等到口笔如一,技巧烂熟于胸时,一整个童年也就过去了。紧接着是外出求学,然后工作。当其时也,正是同步展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书信交往,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领略到了文字的美好与力量,觉得但凡这世上有的,文字皆可描绘;这世

那天傍晚,有人敲门。我最近好像没网购什么东西,会是谁?开门,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他见我一脸疑惑,说:“你家报箱的门坏了,我把报纸给你送上来。”说着就把报纸递了给我。原来是邮递员,真是有很长时间,没和邮递员打过照面了。长久以来,报纸和平信只送到底楼信箱已成约定俗成。不知怎么,我心底涌上一阵由衷地感动,赶紧道谢。“小事,举手之劳。”他说。没错,这是一件很小的事,但我觉得,未必人人都愿意做。

勿以善小而不为,这句话,我们都会背,这是《三国志·蜀志传》中,蜀汉刘备去世前,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一句: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,能服于人。”刘备是要刘禅记住不要轻视小事,“小”中一定会有大。宋代大儒朱熹晚年总结《朱子家训》时,也引用了这两句,不过,他将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放到了前面: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有恶,则掩之;人有善,则扬之。”他要强调的是,积小善,成大德,养正气。

朱熹把善小总结进了家训,其

八百多年来,《钗头凤》一词,可谓家喻户晓,陆游的爱情轶事及其凄楚动人的爱情悲剧,影响广远。后代文人每咏及此并播之戏曲。清人蒋士铨《沈氏园吊放翁》,桂馥《题园壁》,姚锡钧《沈园恨》以及吴梅《陆务观寄怨》,然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戏曲、电视剧、电影等,词以事传,事因词显。但仔细琢磨,仍觉得有不少问题。好在疑义相与析。

陈鹤《耆旧续闻》说他在淳熙年间,游许氏园,亲见陆放翁在墙壁上题《钗头凤》,笔势飘逸,书于沈氏园,辛未三月(1151)题。

刘克庄《后村诗话续集》,只提及陆游早年婚变和《沈园》两首绝句,只字未提《钗头凤》。

到宋末元初,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对陆游与唐氏及赵士程在沈园的相遇,描述更加详细。

到清代《御送历代诗余》,又冒出了唐氏答词,并且附全诗于后。

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引《香

文字的翅膀及其他

上没的,文字也能呈现。

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曹丕,曾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写道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确实,天下的好文字,从来都是灵异之鸟,拥有着穿越岁月风尘的坚韧翅膀,能够战胜沧海桑田。正如千余年后从风雨中来的我们,读着“诚宜开张圣听,以光先帝遗德,恢弘志士之气,不宜妄自菲薄,引喻失义,以塞忠谏之路也”“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,宜付有司论其刑赏,以昭陛下平明之理,不宜偏私,使内外异法也”等开门见山、就事论事的句子时,又有谁会不由衷地感动呢?

一些年前,我曾仔细研读过诸葛亮《诫子书》的多个版本,发现文中名句“淫慢则不能励精,险躁则不能治

性”,不少版本“淫慢”作“恇慢”,在我看来,确当以“恇慢”为是。盖因“恇慢”一词,实乃当时习用词汇,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权传》中,就有句曰:“有渝此盟,创祸先乱,违贰不协,恇慢天命。”而“淫慢”在魏晋南北朝文字中则略无所见。又“恇”同“慢”,一如“险”同“躁”,字义相近,不比“淫”同“慢”,一过一不及,字义相反,乃反义复合词,故“恇慢”与“险躁”前后呼应对照,上下文义更为切合。

另外,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也算不得是诸葛亮首创的一家之言,在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中就有“是故非淡薄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记载。我说这些,并非自认高明,而是秉承对文字的敬畏,毕竟我们自古就有“推敲”典故、“一字千金”之说,而我又是校对出身,校对的内容不外懂文字,校原文,稽征引,考名实,核数量,理逻辑,纠标点。如此这般,经常一文校读完毕,会发现自己储备的“奇怪知识”,貌似不觉又有些水涨船高了。

是真的很喜欢孩子。”这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爱,这些事也就自然而然、毫不刻意。

《法句经》有言:“莫轻小善,以为无福。水滴虽微,渐盈大器。”生活中,大善更容易被看到、被称赞,但真正经常打动我的,是那些点滴的小事。偶尔想起,心也能变得柔软。记得有一次乘高铁去温州,我带了个小行李箱。上车后,坐在我旁边的小伙子主动帮我箱子举到了行李架上。他比我早两站下车,拿完自己的行李,他对我说:“我把你的行李也先拿下来吧。”这个举动让我超级感动,这么有心!我直言感谢:“谢谢你,你是个暖男。”他说,这是将心比心,换位思考。

我们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好事,但生活中很多点滴的善小,却容易被我们在匆忙间忽略。如今回味起这些小事,忽然有了一种花钱也买不到的愉悦和感动。以大善心行细微事,古人的这句话,也让我相信,能做善小的人,一定有一颗善心。不要忽视,也不要冷漠,那些善小虽如同流水,无声无息,却蕴藏了一份向上向美的力量,这份温馨,也会让你一直挂念。

受。一般在风月场中,用红酥手很正常,如果是描写敬重的前妻的手,似乎不够妥当。按常理,陆游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

这“宫墙柳”就更无着落之处了。小小沈园,视野所及,哪来高深宫墙。绍兴虽然曾是越国都城,但城中根本没有旧宫痕迹。是不是陆游眼花,出现幻觉。

而“手、酒、柳”,是凤州(今陕西凤县)“三出”。陆游在成都时曾去过凤州。那么,《钗头凤》是不是陆游的狎游之作呢?陆游在成都,满怀收复山河之志,闲暇之余流连风月,写下这首柔情似水,余情未了的感人诗作,也未尝不可。否则“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”这样的句子,放在前妻唐婉的身上,当属不伦不类。都已经离婚了,还有什么锦书好托?陆游这样公开把诗写在墙壁上,让唐氏与赵士程处于何等难堪的境地。自幼饱学,礼教观念深厚的陆游,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呢?

善 小

实,善小就是一种习惯,往往并不起眼,很多时候,这一个发自内心的、不经意的行为,会让人觉得很温馨。女儿有友小时候体质不好、吃饭也慢,那年她刚进小学,我最担心她的吃饭问题。开学没几天,她就回来说了,班主任老师一到午饭时间,就“盯”着她。“老师还每天都守在泔脚桶旁,检查盘子,不符合要求的就退回‘返工’,重新吃。”有友说,“我重新吃了三遍,才让我过关。”冬天了,有友回来又说,老师盯着他们去户外时,一定得戴好围巾、手套。还有一次,有友外婆作为代表,去学校参加活动彩排,他们要从学校的分部走到总部。那天正好下雨,她看到这位老师本能地把自己那把伞撑在了孩子们的头上,自己却淋在雨中……光凭这些小事,我就认定她是好老师。这一举一动,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孩子们该怎么做人,也许他们现在并没感觉,但一定会对他们人生观的形成有帮助。后来聊起,老师笑着说:“我

《钗头凤》疑义

东漫笔》,我们才知道,唐氏其名为唐琬。

这就有点奇怪了,为什么越到后来越清楚“沈园”诗事的旁枝末节?

清人吴騞首先在《拜经楼诗话》中提出质疑,认为《齐东野语》所叙尤多参错,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传会,皆不足信。吴衡照在《莲子居词话》中也说,是好事者为之辞,与唐氏答词,语极浅俚。

是啊,周密说陆游春日出游,在禹迹寺南沈园与唐氏相遇,唐氏告诉赵士程,然后他们在一起喝酒。酒后,陆游题诗于壁。这似乎不合人之常情。这种男女交往的开放程度,恐怕连现在的西方人都难以做到,更何况在八百多年前的南宋。

《钗头凤》的首句就是“红酥手”,总感觉有些别扭,让人难以接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八百多年来,《钗头凤》一词,可谓家喻户晓,陆游的爱情轶事及其凄楚动人的爱情悲剧,影响广远。后代文人每咏及此并播之戏曲。清人蒋士铨《沈氏园吊放翁》,桂馥《题园壁》,姚锡钧《沈园恨》以及吴梅《陆务观寄怨》,然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戏曲、电视剧、电影等,词以事传,事因词显。但仔细琢磨,仍觉得有不少问题。好在疑义相与析。

陈鹤《耆旧续闻》说他在淳熙年间,游许氏园,亲见陆放翁在墙壁上题《钗头凤》,笔势飘逸,书于沈氏园,辛未三月(1151)题。

刘克庄《后村诗话续集》,只提及陆游早年婚变和《沈园》两首绝句,只字未提《钗头凤》。

到宋末元初,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对陆游与唐氏及赵士程在沈园的相遇,描述更加详细。

到清代《御送历代诗余》,又冒出了唐氏答词,并且附全诗于后。

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引《香